

西方幽灵故事集

XiFangYouLingGuShiJi

耿晓谕 主编

ShenMiDeLingSheng

汪昊 杜宝华 译

神秘的铃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神秘 的

铃声

耿晓谕 主编
ShenMiDeLingSheng

汪昊 杜宝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铃声：西方幽灵故事集／耿晓谕主编；汪湫，
杜宝华译，—2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5306-2689-2

I. 神… II. ①耿…②汪…③杜… III. 短篇小
说—作品集—世界—近代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775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3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9.50 元

颤栗的快感(代序)

耿晓谕

客厅里，两个人正在对话。

“你对此怎么解释呢？”

“我无法解释，我也不打算不懂装懂。”

“这么说，你认为那纯属超自然的现象了？”

“我们本来对什么是自然——它的力量和界限——就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断定什么是超越它，什么不是超越它呢？”

“那你相信确有其事喽？”

“当然，我从不怀疑这一点。”

周围的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是鬼故事！”一个人喊道，“啊，太棒了，给我们讲讲吧！”

“呃，不，”另一人说，“我会整夜睡不着觉——不过我还是太想听听了。”

小的时候，常听人讲神秘莫测的兔子的故事。这种兔子，你只要能用帽子罩住它，或是抓住它的耳朵，不让它接触地面，它会满足你提出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养过两只兔子，现在我相信，那么做是为了克服这一动物在我心里留下的恐惧。那时候，尤其

是傍晚或夜间，大人们总爱给我们讲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周围静悄悄的，间或能听到蟋蟀的吱吱声，或远处的犬吠声。月亮在云中穿行，有时半天也露不出面来。正凝神聆听之际，偶尔会吹来一阵微风，使得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听到最关键处，有的孩子会“哇”的一声，用手捂住耳朵。但他很快就会把手放下或松开，谁也不愿意漏掉最精彩之处。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幽灵或鬼魂的恐惧消失殆尽了。然而今天，当我面对这些故事时，我又获得了童年时的颤栗。这些故事远非儿时听到的那些所能相比，它们曲折、生动、引人入胜。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尽管被吓得头皮发紧，身体收缩，但还是忍不住要看下去。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很难解释清楚。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心理是人与生俱来的。我姑且称之为“快感”。那么，人对一些可怕的场景趋之若鹜，恐怕就是要得到快感的满足。

除了幽灵小说，这里还收集了上乘的神秘、悬念和哥特小说。读者对前两种都不陌生。至于哥特小说，它是18世纪末流行在英国的一种小说。它描写恐怖、暴力、神怪，以及对中世纪的向往。故事通常发生在哥特式建筑，尤其是阴暗、荒凉的古堡之中。小说情节恐怖、离奇，富于神秘气氛。这里收集的是三部非常著名的哥特小说。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作品纯系消遣之作，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我可以随便列举一些作家，这里收有他们的作品。如威尔斯、柯林斯、吉卜林、史蒂文森、亨利·伍德夫人、丹尼尔·笛福、盖斯凯尔夫人、玛丽·雪莱、狄更斯等等。他们以卓越的技巧，把理智与狂妄、怪异气氛与日常现实掺为一体，使神秘故事远远超过只供消遣的水平。鬼怪、幽灵、闹鬼的房屋等在他们笔下都显得

极为真实可信。

这套书的诞生经历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要反复筛选，把最具可读性的作品呈给读者。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故事只能在白天翻译和抄写。晚上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有惊人的勇气，因为你面对的是一扇总也关不上的门、一个已死多年人的突然造访，或是你床下的细微的呻吟声等等。它的译者每每被惊得不寒而栗、左顾右盼或蓦然回首，大有身临其境之感。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读者只在夜深人静时阅读。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不过，如果读的过程中你害怕了，你可以给朋友打个电话谈谈你刚读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家人跟你一起读。这是经验之谈，因为我常常这么做。另外，尽量不要给孩子讲这些故事。总之，你要当心，这是些非常要命的书。

目 录

颤栗的快感(代序)	耿晓谕(1)
阴魂不散的钢琴师	罗莎·慕尔霍兰德(1)
是幻觉吗	阿米莉·爱德华(15)
幽灵的影子	汤姆·胡德(36)
神奇的迷雾	约翰·查理·邓特(53)
“此房出租”	B·M·克罗克尔(77)
歪脖子的珍妮特	R·L·史蒂文生(97)
灰色的幽灵	阿斯太·麦克劳德(107)
长发女人	蒂姆·威妮·琼(116)
一枚微型肖像	杰里·阿克曼(129)
与鬼魂打交道的人	维格特·罗纳特(137)
捉鬼记	菲茨—詹姆斯·奥布兰恩(158)
高个子女人	佩德罗·得·阿拉贡(170)
鬼 宅	爱德华·布尔维尔—李特恩(184)
神秘的铃声	伊蒂丝·华顿(219)
上 铺	F·玛丽安·克罗佛德(241)
维尔小姐显灵记	丹尼尔·笛福(261)

提格驮尸记.....	提奥林·贝克尔(270)
妻子的画像.....	马佐·德拉·洛奇(282)
一个科学家的故事.....	克兰·杰罗姆(296)
无人生还	A·M·克莱恩(304)
约翰·查灵顿的婚礼.....	厄里·内斯比(311)
吃人的狄更斯.....	罗伯特森·戴维斯(320)
一起离奇的谋杀案.....	查尔斯·狄更斯(331)
雪松阁.....	拉法卡迪奥·海恩(343)
约瑟夫和他的弟弟.....	奥德里·托马斯(353)
杰罗米小姐和牧师的故事.....	威琪·柯林斯(364)
克洛尔幽灵.....	勒·法纽(390)
克里夫特房屋的故事.....	佚名(406)
威尔顿夫人的奇遇.....	盖斯凯尔夫人(435)

阴魂不散的钢琴师

罗莎·慕尔霍兰德

何利伯利这个村子曾起过一场暴风雨。家家户户门窗关闭，所有的狗都躲在窝里。洪水之后，大坑小洼里都积满了水。在离镇子一英里的一个大宅院里，乌鸦由于害怕彼此呼叫着，树丛后的小鹿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向外张望。门房里的老女人祈祷完毕，从地上站起来。在这园子里，绽放的七月花被大雨砸伏在地上。其它一些早已匍匐的花朵也是脸贴着地面。次日早晨，何利夫人的女仆贝丝将把这些花收集起来，放在壶里，让它们散发芬芳的气味。刚由白日太阳的温暖而绽开的一排排的百合花，此时也都搅在了泥里。南墙上的梅子，它们琥珀色的面颊上还滴着雨水。蜂巢外面没有一只蜂，尽管甜香的空气足以把最懒惰的蜜蜂引诱出来。在高地的橡树后面，天空依然那样可怕，不过鸟儿已经开始在把何利家的房屋包围起来的常春藤当中钻进钻出了。

这场暴风雨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而且我们一定还记得那时何利夫人穿着入时。她从丈夫的椅子后面走过来，在他的前面坐下。这时闪电已经停了，不过她仍心神不宁地朝窗子频频张望。她的面前摆着茶壶和松饼。我们还可以描绘出她那顶标致的帽子，带有粉红色的丝带。她的麻纱袍下面的褶边刚好到她的

脚踝。她还穿着绣花的鞋袜。但要描绘她眼部的阴影就不那么容易了。她的眼睛和那缎子似的皮肤仍然让人赏心悦目，尽管由于年龄关系已起了皱纹。造就了她天使般苍白而甜美嘴巴的岁月和忧伤想毁掉它的美丽却是徒然。

男主人苍老中带有温和，皮肤褐中透白，稠密的头发仍富有光泽。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粗细不等的皱纹。他曾是个性情直爽而又急躁、说话声音很高的人。后来他的眼睛失去了昔日的明亮，话音低沉而缓慢，步伐呆滞而迟重。女主人虽然个头不高，而男主人也仅只比她高一头。尽管他们有不少相异之处，他们仍是非常匹配的一对儿。她转过身，紧张不安地注视着你，向你展示她温和的声音和眼睛。他的嗓音和眼神很粗鲁，但转头的动作却那样彬彬有礼。后来他们比青春年少时更般配了。一种共有的忧伤促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相像。先前妻子常爱喊叫的是“别对我的儿子那么粗暴”；丈夫则是“你对这小子太溺爱了”。可现在他们的偶像没有了，他们可以更好地彼此注视了。

这个房间曾是个让人快活的古式画室，建筑风格犹如蜘蛛腿。吉它和别的乐器各司其位，旁边放着成摞的乐谱；浅蓝色的背景衬着黄褐色的花环；墙上刻着蓝色的凹槽；家具上有淡淡的镀金。一把塞有玫瑰花的大壶，放在打开的拱形窗子旁，园子里的阵阵清香不时通过窗子飘进屋内。鸟儿的啁啾声渐渐消失在附近的常春藤里。偶尔传来水珠滴落的声音，如微风中弯下的树枝扫过地面。桌子上的那把壶是把古时的稀有的银色瓷器。室内的摆设平平淡淡，然而看上去却是那样让人舒适安逸。

除了乌鸦偶尔发出几声鸣叫之外，这个园子的一切都很安静。过去一个月的酷暑侵袭了所有的生物，因而此刻它们都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呼吸那新鲜的空气。何利伯利夫妇品着

茶，他们一如既往，品茶时默不作声。

“你是否知道，”何利夫人终于说话了，“当我听到第一声雷响的时候，我想到了——想到了——”

这女人停下了，她的嘴唇颤抖着，帽子上粉红色的带子也不住地抖动。

“够了！”老绅士喊了一声。他突然把杯子重重地扔在茶托上。“我们应该忘掉它，三个月来我们什么事也没听到。”

这时他们听到一阵车轮声。夫人颤抖着站了起来，两手合在一起。茶壶歪倒在了茶盘里。

“真奇怪，亲爱的，”那老爷道，“这是车轮声，谁会在这个时候来呢？”

“是啊。是谁呢？”夫人低声咕哝道。她又不安地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漂亮的贝丝在门口出现了。

“太太，有位女士来了，说是有人要她来的。她要求住下来，我就把给卡尔德伍德小姐准备的房间让她住了。她向您问好，夫人，她说一会儿就下来。”

老两口你看我，我看你。

“一定是弄错了，”夫人自言自语道，“要不就是来看卡尔德伍德或者庄园的，真奇怪。”

她几乎是刚刚说完，门就打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她个子小小的，说不出是女人还是姑娘，穿着普通的黑丝装，瘦小的肩膀上披件狭长的披肩。她的头发盘在头顶，不过有一小缕挂在前额上，离眉毛有一寸远。她的脸瘦瘦的，呈黄褐色；眼睛黑而长，不过眼圈更黑；嘴巴大大的，甜巧中带有忧郁。她给人的印象是头、嘴巴和眼睛特别突出，鼻子及脸部很不起眼。

来访者快速走过去，然后在房子中央施了一礼。她走到桌

旁，突然用柔和的意大利语说道：

“先生，太太，我来了。我准备弹奏你们的钢琴。”

“钢琴！”何利夫人喘着气说。

“钢琴！”主人结结巴巴地道。

“是的，钢琴，”陌生人道。她的两手在椅背上跳着，仿佛是在弹琴。“就是在上个礼拜，那位英俊的先生，也就是你们的儿子到了我的小房子里。自我的德国父亲和意大利母亲以及我的兄弟姐妹死了以后，我一直在那里教音乐。”

她的手指停止了跳动，两颗巨大的泪珠流了下来。她像孩子似的一只手擦一只眼睛。但马上她的手指就又弹了起来，似乎只有手指动着她才能说话。

“那位高贵的绅士，也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小妇人道，同时以信任的目光看着那老两口，脸上也放射着光彩。“那之前他常常去看我，总是在傍晚。当阳光温暖的余辉充满我的小工作室，当我的心里充满音乐时，我就会用我整个的身心去弹奏。那时他常常说：‘小丽萨，弹好些，再好些，我呆会儿还要给你干活呢。’有时他说：‘弹得好！’有时又说：‘妙极了！’可上个礼拜的一天晚上，他去对我说：‘够了。你愿意发誓去做我要你做的任何事吗？’”她的黑眼睛垂下了。“我说：‘我愿意。’他说：‘现在你是我的未婚妻了。’我说：‘好吧。’他又说：‘把你的乐谱捆起来，小丽萨，到英国去，去我的父母那里。他们房间里有一架钢琴，你必须去弹奏它。如果他们拒绝你，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们会答应你的。你必须整天弹，必须夜里就起来弹。你要不知疲倦地弹。你是我的未婚妻了，你已经发誓要照我的要求做的。’我说：‘我能在那里见到你吗？’他说：‘可以。’我说：‘我会遵守诺言的，先生。’就这么着，先生，太太，我就来了。”

这柔和的外国话停下了，椅背上的手指也不动了。这位小陌生人不快地注视着她的两位面色苍白不安的听众。

“你被骗了。你弄错了。”他们异口同声说道。

“我们的儿子——”何利夫人说话了。可她的嘴巴歪了，声音停了下来。她可怜巴巴地望着丈夫。

“我们的儿子，”主人说道，同时尽力控住颤抖的声音，“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好久了。”

“不，不，”小外国人说道，“如果你们认为他已经死了，那你们就高兴起来吧，亲爱的先生和夫人。他活着，他很好，身体很结实，长得也很英俊。就在一、二、三、四、五（她数着手指）天前他还站在我身边。”

“一定是误会，一定是巧合！”那两位说道。

“咱们带她去画廊里瞧瞧，”夫人小声对主人道，“那里还有些亮光，看她能否找出他的画像。”

这对被弄糊涂了的夫妇领着那位不速之客走到了位于宅院西侧的一个昏暗的房间里。这里有何利家的画像。尽管天色已晚，但还有些微弱的光线。

“毫无疑问，这个像他，”主人指着一个脸色温和满头金发的年轻人的画像说。这是他自己的兄弟，在海里淹死了。

但是丽萨摇摇头。她踮着脚尖，轻轻挪着步子，从一幅画像走到另一幅画像前。每次她都失望地转过头去。但终于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啊，在这儿！瞧，在这儿！就是他，那位高贵的先生，漂亮的先生！跟我五天前见到他时一样漂亮。亲爱的先生和夫人，现在你们同意了吧。带我去弹钢琴吧，我要马上照他的要求去做。”

何利夫人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膊。

“你多大了，姑娘？”她有气无力地问道。

“十八，”来访者不耐烦地回答说，同时朝门口走去。

“可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二十年了！”那母亲道，随即昏倒在丈夫的怀里。

“马上叫马车来，”这是何利夫人从昏厥中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我要带她去见玛格丽特·卡尔德伍德。玛格丽特会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她会给她讲清楚的。不，明天不行，我不能等到明天，明天太远了。我们必须今晚上就去。”

这位小女绅士以为那老夫人是疯了，但她还是遵从吩咐，上了马车，在她的身边坐下了。马车轰轰隆隆地走了。月光透过车窗照进车内。老夫人的脸看上去跟月亮一样苍白。她怀着极其怀疑和敬畏的心情看着天上的月亮，没有眼泪，也没有言语。丽萨也靠在车角欣赏着月亮，一双闪烁的黑眼睛像是进入了梦乡。

当何利夫人的马车到达卡尔德伍德府第的门口时，另一辆马车刚从这里驶走。玛格丽特·卡尔德伍德刚刚参加一个晚会归来。玛格丽特体形优美，高高的个儿，穿一身褐色的法兰绒衣服。腰部的钻石在月光下熠熠闪亮。整个宅院沐浴在月光之中。何利夫人下了马车，她伸开两臂，呻吟着朝玛格丽特奔去。身体强健的玛格丽特对这位老朋友像对待婴儿一样，把她抱在怀里。随后她们扔下小丽萨进了房里，小丽萨坐在门槛上，更是悠闲地望着月亮，两手在台阶上演奏着她想象中的奏鸣曲。

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何利夫人向她的朋友哭诉了自己的不幸。她们又研究了好长时间。后来，玛格丽特总算让那悲伤的女人安静了下来。随后，她便出门去找那个大洋彼岸来的长一张黑脸的小陌生人。这个不速之客竟与死者有着怪诞的联系。

小个跟着大个踏上了漂亮房屋的梯子。她们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里面亮着灯。在小丽萨看来，这座府第比何利伯利的那座更奢华，更富丽。从房内的摆设看，这间房间看起来像卧室。不过丽萨最关注的是盘子里的一点儿诱人的饼干。

“我可以吃吗？”她热切地问道，“我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我饿了。”

玛格丽特用怜悯的母亲般的目光望着她，然后拨开她额头上的头发，轻轻吻了吻她。丽萨惊奇地望着她，也动情地回报了一吻。玛格丽特宽宽的优美的双肩、圣母般的脸庞和黄色的发辔在她的心里激起了一阵狂喜。但是当她拿到吃的东西时，她把一切都忘掉了。

“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她快活地道。这时玛格丽特自言自语道：“至少她身体还很好。”

“好吧，丽萨，”玛格丽特说道，“给我讲讲让你来英国弹琴的那个绅士吧。”

丽萨站起来，慢慢走到椅子后面。她的眼睛兴奋起来了，手指也活动了起来。她把在何利伯利讲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她讲完之后，玛格丽特满面愁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丽萨好奇地望着她。当玛格丽特要她听一个故事时，她温顺地收起两手，静静地听了起来。

“丽萨，二十年前，何利先生和夫人有一个儿子。他长得很英俊，跟你今天在画廊里见到的那画像一样。他也很有天赋。父母都很爱他，所有认识他的人也都喜欢他。那时我是个无忧无虑的二十岁的姑娘。我是个孤儿，何利夫人是我母亲的朋友，她像母亲一样爱我照顾我。我的朋友们也都很喜欢我。我还很富有。不过，我看重的是别人如何羡慕我，而不是财富。财富只是加大刘

易斯·何利爱我的一个筹码。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很爱他。

“但所有这些对他的喜爱与骄傲并未阻止他滑向堕落，他越来越快地把自己推向邪恶，直到所有爱他的人都对他失去了希望。我哭着恳求他，即使不看他悲痛欲绝的母亲份上，那么为了我，现在改邪归正还为时不晚。但让我害怕的是，我对他已经毫无影响了，我的话丝毫打动不了他。他已经不再爱我了。我试图让自己相信，他的这种行为只是一时的狂妄，我仍对他抱有希望。最后他的母亲禁止我再去见他。”

玛格丽特停下了，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思索，但她又紧接着说道：

“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个组织搅在了一起。他们自称那个组织是罪恶俱乐部。他们经常在村子里搞些让人无法忍受的恶作剧。他们深更半夜跑到墓地里围着墓碑狂饮。他们抬走老人和孩子，假装要把他们活埋，以此取乐。他们甚至把死人扒出来，让他们围坐着墓碑举行“宴会”。有一次，村子里正举行一个葬礼。死者被送到教堂，人们在棺材旁祈祷。死者的父亲在一边哭得死去活来。就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教堂的钢琴突然响了，随着琴声，一群醉鬼合唱起来。痛苦的人群中发出了一阵诅咒声。神父惊得面如土色，他合上了《圣经》。那位老人——死者的父亲，爬上祭坛的台阶，高举着双臂，发出强烈的诅咒。他诅咒刘易斯·何利去死；诅咒那架钢琴，要它从此之后再不发出声音，除非是那双褻渎了它的双手去演奏；他诅咒那双手永远在那钢琴上弹奏，直到它们僵死变挺。现在看来这诅咒是起作用了，因为自那以后，除了刘易斯·何利之外，谁也弹不响它。

“他恐慌之下把那架钢琴搬到了父亲家里，把它放在直到今天它还呆在里面的房间里。同样，出于恐惧，他每天都弹它。但

是，他弹奏的时间与日俱增。他无论怎样也放弃不了这个念头。他可怜的母亲感谢上帝不再让儿子出去作孽。我是第一个对此产生怀疑的人。我认为他这么无休止地弹奏并非是出于自愿。他的伙伴们想拉他出去也是枉然。他常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弹琴。有一天我溜进了那个房间，躲在窗帘后面。我看见他在座位上扭动，听见他俯身弹琴时发出呻吟。他那双手就像是磁铁上的针一样，一刻也不离开琴键。很快我们就清楚了，他这样弹琴是不由自主的。但究竟是由于他神志不清，还是由于缘自那老人的诅咒而产生的超自然的原因，我们不敢定论。夜里，我们常常被那喧嚷的琴声惊醒。他日日夜夜都不停息；拒绝食物，拒绝休息。他面容憔悴，胡子长得老长，眼窝深陷。他骨瘦如柴，痉挛的手指像鸟的爪子。他一面服这残忍的苦役，一面发出可怜的呻吟。除了他母亲和我，谁也不敢走近他。那可怜而温柔的女人把酒和食物端到他的唇边，但得到的是他咬牙切齿的咒骂。她惊恐地离开他，去向上帝祈祷。终于有一天，我们在钢琴前发现了他令人恐惧的尸首。

“从那时起，谁也弄不响那架钢琴了。很多人对此不相信，他们跑过去试验它。但无论怎样他们都弹不响它。然而当人们离去，那间昏暗的空房子被锁上之后，我们就能听到那熟悉的高扬的敲击声。无论白天黑夜，那架钢琴都像以前一样发出轰鸣。似乎是那可怜之人的劫数还没有了结，尽管他的尸体早已腐烂。自那以后，就是他的母亲也不敢往那房间里去了。佣人们拒绝在那里干活，客人也躲避着它。男女主人离家数年，然后返回，再离开，再返回。他们仍然摆脱不了那可怕的声音的折磨。终于，几个月前，人们找来一位圣者。他在那间房子里呆了好多天，向恶魔布道，并与它较量。他出来之后，人们就再也听不到钢琴声